



何冀平

### 主腦是主導

寫劇本第一條是：立主腦，即是主腦，以主線作主導。其實做什麼事都是這個規律。

就從吃說起。美食來自文化，自古以來，有錢有閒的文化人出主意，大師傅動手，做出一道道精緻美食。曾經有一道菜叫「潘魚」，並不複雜，用羊肉湯涮鮮魚片，之所以叫「潘魚」，是因為這道菜是清代最後一位狀元潘祖蔭，以魚羊為鮮的道理設想出來，他說，南以魚為鮮，北以羊為鮮，魚加羊就是鮮，鮮字就是這樣來的。如今的火鍋有多種千奇百怪的湯底，用什麼湯底涮羊肉才最鮮？用大活鯽魚一條，燒好奶白色的湯，以它做底湯涮羊肉，才成全了一個鮮字。

「桃花雁來菌醬油」，現在已很少見，可能已經失傳。這是梅蘭芳先生的秘書許姬傳先生的家傳秘方。許先生生在蘇州書香之家，許家兼採翠色代代相傳。他的曾祖父是道光年間的大金石家，最講究食的精緻，在去世前幾天，還惦記着他的秘方燒豆腐。許先生的祖母朱太夫人精於此道，常常教授家裏的大廚做改良的宜興菜，因此有了許家菜。每年桃花雁來時節，菌是最香的，但鮮菌不能存放，為了留住這一年一次的鮮味，朱太夫人命人把採菌的菌洗淨，親自起素油

鍋炒香，再加醬油燒開，用中火熬到醬油和菌成為濃汁，存放起來可以用一年。用它燒出的豆腐是一絕，用它燒什麼都好吃，沒有人知道，這味道不是來自味精或高湯，而是「雁來菌醬油」。

近日一部由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改編的電影引起軒然大波，受批評最多的是演員，連我最敬仰的演員盧燕也受到牽連。演這部電影時她已經92歲，和她演我的舞台劇《德齡與慈禧》是同時，她在我的劇中飾演慈禧，得到一片讚美聲。她在電影《紅樓夢》中飾演賈母，我去過京城遠郊的拍攝地探班，看到她精神極好興致很高，她還邀我再給她寫個本子，她想演一個「騙子老太太」，劇情都設計好了，可惜3年疫情，她身在美國不能回來內地，疫情過去她也近97歲了。這部電影成了她的收關之作，卻因此受到批評，真為她難過，替她不平。

一部作品不成功，不能只看表面怪罪演員。演員是由主創選擇、主創指導，按照主創的意志、編寫的劇情演繹，主要責任不在他們身上。一部作品的成敗與否由主創決定，開端錯了，必定一錯再錯，但凡一個製作，最重要是選擇主創，也就是主腦，主腦對了，一切都對了。可惜，沒有多少人明白這個道理。



鄧達智

### 從阿奕到華嫂

一人有一個故事。雖然有些人誇誇其談，故事多籟籟。

但最平凡的人，起碼也有一個故事。一些故事說來充滿驚濤駭浪，另一些故事平淡如水、波平如鏡，吸引與否在乎細節與經歷。未必星光滿途，重要是否感人；讓人感動是好聽的故事的最基本元素。

阿奕生母早歿，在她仍是手抱的歲數因病離世，繼母未入門弟妹未出生之前，由父親拉扯成長。父親在久遠年代古村裏，開設最早出現的茶餐廳，她的世界除了「阿爸」便是餐廳茶水部，那裏是她父親發號施令沖奶茶弄咖啡最重要的總部；而她父親和叔沖的奶茶，敢說世間至醒，不少叔伯父輩不離不棄飲一世，就算筆者童年開始一直飲到前往國外升學，暑假或寒假回來每天早晨，必然走向和叔的餐廳，就為那杯茶香撲鼻的奶茶或鴛鴦（咖啡滿奶茶）。

回流工作了，周末回老家，仍然堅持早上或下午又回到「和記」飲奶茶、鴛鴦、冰凍咖啡。

和叔仙逝，長女阿鶯頂上，繼續為村內村外茶客沖出如同她父親手勢相等的靚茶。

大概三四年班，每次到「和記」飲茶，除了奶茶或奶水之外，必點雞蛋三文治，「死靚仔」有要求：蛋要荷包蛋，蛋邊焦爛蛋白剛剛

熟蛋黃流心……和叔開始的時候，必會埋怨：咁細個，咁多要求嘅？三數分鐘之後，香噴噴奶茶及我的流心荷包蛋三文治並列桌上。

和叔又會嘍嘍訕訕：流心荷包蛋三文治，點食啊？咬落去味成手蛋黃囉。「死靚仔」的我，例必回答：就係鍾意蛋黃流到成手都係，然後慢慢用舌尖將蛋漿舔光！

很多很多年之後，我才搞清楚跟我弟妹同齡的阿鶯，此鶯不同彼奕，自小生得比較矮細，所以乳名叫「阿奕」，原名還非常文雅：趙麗庭。「阿奕頂上和叔的崗位統領「和記」，「死靚仔」已變成成人，但對於食物的要求還是有自己的一套。跟她父親不同，對於我的要求，她總會細心聆聽，跟我研究做成新菜式，不過純粹提供在下享用。例如唸大學時自做，用蛋黃醬及碎雞蛋混成的雞蛋沙律三文治，又例如我嫌棄純粹將冰凍牛油（不是所謂牛油的人造油）放入菠蘿包，毫無創意美其名「菠蘿油」；我便要求除了牛油，另加流心荷包蛋及厚切番茄放入菠蘿包，命名「菠蘿蛋」，誰知一些年後，菠蘿蛋在阿奕誠心要求在下同意，成為「華嫂冰室」餐牌上其中一道菜式，日後竟然成為著名的「招牌菠蘿」。（上）



◆華嫂冰室愈做愈火，從乳名阿奕到香港茶餐廳典範華嫂，展現平凡中的不平凡。作者供圖



余宜發

### 加長座位的利弊

早前跟弟弟一家人從香港飛到紐約及多倫多探望家人。在決定這個旅程的幾個月前，已經委託一個旅行社朋友為我們預訂機票，而我的弟婦有點害怕搭乘飛機，因身體舒展得不好便會有點壓力，但我們又不想花費太多去搭乘商務客位。其實還有一個方法，不知道讀者們有沒有留意到，設在飛機緊急出口附近的座位，空間會比較長，雙腳便可以伸展一下。近年這些座位還需要加添費用，大家便衡量值不值得。

在這裏，想跟你們分享一下我這次的旅程感受。這次我是乘坐經濟艙客位，來回價錢1萬6千多港元，如果選擇加長座位，就需要大概另加外添2,000元左右，合計1萬8千多。但我覺得，有利亦有弊。好處就是，在乘坐十多小時的長途機當中，雙腳可以伸展放鬆。但亦要面對一些不方便，因為通常這些座位附近便是洗手間，當人多在等候的時候，便會站在你的面前。尤其是每當用餐完畢，便大排長龍，變相前面的空間被其他人佔領。

另外起飛及降落的時候，空中服務員會乘坐在你對面的位置。他們扣上安全帶稍作停留坐下，這個時候便有點尷尬，因為大家會面對面看着對方。

不過很有趣，這一次有一位空姐就是因為這個距離望着我，之後在安全的情況下，遞上一杯酒精飲品給我，還很細聲地告訴我：「這是我們特別調校的雞尾酒。」然後我便說：「我不喝酒飲飲的。」她說：「這麼浪費。」其實我不知道她為什麼特別優待我送上這杯飲品，後來原來她知道我是誰。然後她又靜悄悄地給我一杯橙汁，還說這是日本橙汁。相信這飲品，可能只提供給頭等及商務艙乘客的，所以，我便樂意接受這杯沒有酒精的飲品，還要多謝這位空姐的特別招待。

話說回來，坐加長空間座位有好處之外也有帶來一些不便的要求。因為現在在搭飛機的人好多時為了貪方便都會把小小的私人物品放在自己座位前面的空間位置。但注意，加長座位前面是沒有其他乘客的，所以你的私人物品，不能放在前面的空間上，必須要放在指定的行李櫃裏面。如果你想拿東西，每一次便要打開頭頂上方的行李櫃，取完東西之後又要放回裏面，雖然非常不方便，但安全最重要。所以，如果大家想嘗試揀選坐這些座位的話，便要考慮我這次的分享。



若荷

## 少年歸來

在斑駁的光影中，少年歸來，一腳踏進了回憶的大門。他的到來，如同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了同學們心中的漣漪。此行，他是赴濟南參加一個會議，會議結束後，又應友人邀之邀，遊覽了曲阜，攀登了泰山，然後沿着泰山腳下的道路，回到家鄉。

那天氣溫極高，烈日如火，他從孔府古老的石階上下來，穿越了縣城的熙攘，將車停靠在我們事先安排好的酒店門前。得知他安全抵達，我們紛紛下樓迎接。當他的身影出現在門口，那個身穿藍色中山裝的少年，便在時光中一閃而過，消失得無影無蹤。曾經的少年，如今已經一頭白髮。歲月公平，在每個人的臉上都留下了刀刻般的痕跡。

他目不斜視，在同學們的陪伴下步入酒店大堂，進入我們精心布置的房間，落座後，仍平復不下激動的心情。對他的熟悉，源於我家珍藏的兩張照片，一張是在碧波蕩漾的湖畔，另一張在陽光明媚的果園，幾個少年面帶笑容，在同一張底片上留下了永恒的瞬間。

幾日前，接到他的電話，說他在濟南，即將前往泰山，隨後要到哺育他成長的家鄉看看。想見的，是那些曾經的同學。然而，同學們中，有的已遠赴他鄉，有的聯繫不上，他此行急促，離別亦然，大家只能在一家老字號酒樓，舉行一個小範圍的短暫聚會。

他深情地回憶起童年時光，那些和同學們一起製造的歡樂回憶，反覆詢問曾經就讀過的學校情況。他記起附近還有一家醫院，我們告訴他醫院已經搬遷。

他說當年縣城的標誌性建築——電影院，曾經是他的娛樂天地。我們告訴他其中一座已經拆除，另一座因城市規劃也難以倖存。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縣城的容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在他心頭縈繞的，是童年時候對縣城的印象。那十字路口的繁華，文化館和百貨商店構成的熱鬧場面。收銀員端坐高台，頭頂扯滿了延伸至各個角落的鐵絲網，每當交易完成，售貨員都會填寫一張記載金額的小票，將其與現金一同用夾子固定，通過鐵絲準確無誤地傳遞給收銀員，收銀員蓋上收訖圖章，再將小票傳回。這些溫馨的記憶，如同珍珠串起他對老縣城的眷戀。

3個小時在酒杯與笑語中流走，晚上他還要趕回濟南。他起身，舉杯與我們告別。剩下的時間，他渴望重返曾經的高中校園，去他小時候居住過的老房子看看，他對那個家非常想念。他的父親曾是一名軍人，轉業後先是在四川工作，後來又隨著單位搬遷到了沂蒙山區。他說歲月匆匆，轉眼即將步入耳順之年，瑣事纏身，此行，或許是他最後一次回來，他要向那些燃燒激情的歲月告別，即使以後退休，老到無法邁出家門，也不會留下遺憾。他的話令人悵然。等眾人散去，先生讓我獨自回家，自己鑽進「少年」的車內，司機在他的指揮下駕駛，一同尋覓他們的童年時光去了。他們先是到了當年就讀的中學，30年前還只是一排排簡陋的平房，如今卻矗立起現代化的教學大樓，所幸的是教學樓前依舊屹立著5棵法桐樹，其中

一棵樹上掛著莊嚴的大鐘，它曾是學校生活的節拍器，記錄著上課與下課的節奏。這5棵樹是學校創建之初由老師們種下的，見證了十幾年來這所學校的風霜雨雪，見證了無數學子的成長。

而那個被稱之為「家」的地方，實則是一處礦廠，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鼎盛時期，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才，後來礦廠整體搬遷，他隨父母去了南方，如今廠房已經廢棄，他兒時的家所在的地方，也變成了一片空地。物是人非，心中不免湧起淡淡的感傷。自幼年起，他就隨父母遷徙流轉，踏遍千山萬水，皆因父親工作的調度使然，他沉浸於回憶那些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回想細節，眼裏都是淚花。站在這塊土地上，他找不到父母的來蹤，也尋不見自己的過往，假如沒有人和他同行，誰會知道他的童年、少年故事？他既未參與那些城市的建設，亦未目睹期間的變遷，身為匆匆過客的他，情緒被瞬間擊潰。

其實少年並非那麼脆弱。當有人感嘆「歲月蹉跎，青春不再」時，他已經是一家知名企業的CEO。遠離故鄉的遊子，無論身在何處，都心繫家鄉。那些熟悉的山川河流，溫暖的家園土地，都是他們靈魂的寄託。父輩們辛勤耕耘，用汗水澆灌出輝煌的成果，而如今，自己肩負著傳承的使命，對眼前這個城市卻感到陌生。只有鄉愁作為心靈的紐帶，將過去、現在和未來連接在一起，見證著這片古老土地的新月異，在感傷、失落的同時，「少年」的內心，又怎能不生出深深的感激與敬畏？



耿艷菊

### 日子慢下來

蔣勳先生在《食物中的生活美學》中寫到過一道菜，他最喜歡做這道菜，整個過程讓他感到很快樂。這道菜很素淡，並不複雜，然而單止看他寫的過程，僅僅透過文字，那香味已陣陣襲人了。

且先看看這一道菜的做法吧。蒜、洋蔥、月桂葉、番茄、胡椒、水。是這些簡單素常的食材，它們奇妙地成為一道快樂的美味。將蒜切成很薄的蒜片，加上橄欖油爆得香香的，然後放進切碎的洋蔥，把洋蔥炒到金黃色，洋蔥的香味加上蒜爆香的香味，這簡直是嗅覺的盛宴。再把揉碎的月桂葉放進去，又有一種不同的香味飄出來，這時把切碎的番茄放進鍋裏，加水、加胡椒，爐火調小，開始熬，慢慢地燉煮。

「這一鍋湯會釋放出最美的顏色和氣味來。」蔣勳先生說他的快樂在於認識很多不同的植物，每種的味道都不一樣，混合在一起卻共同構成一種氣息。這種氣息就是蔣勳先生要說的食物中的美學，這是一種能讓人感受到幸福的氣息。當你

放下那些煩人勞心的塵事，一心一意做一道菜的時候，你正在「從這些過程去享受你的生命、去愛你的生活」。

親自下廚做一道菜，從中我還發現了生活的另一種美學，那就是慢。如今，慢下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快節奏的調子早已成為城市生活的普遍旋律。

去看看早晚的街上吧，到處是匆忙的人群、車輛，大家都在被時間趕着，為生活奔波。常常是早餐都來不及吃，匆匆在路邊買些食物果腹。

匆匆忙忙的節奏只會讓我們心累身累，很難感受到生活的甜美和幸福。熱愛一種事物，是發自內心的歡喜，這樣快節奏的忙碌彷彿有一種無形的力在後面催着趕着，任誰會有好心境去熱愛那些忙累有關的生活呢？

適時地給自己一些空間，讓腳步慢下來，讓日子也跟着腳步慢下來。「恢復你的生活美學，從吃開始。」周末的時候，認真認真為自己和家人準備一餐飯，大家坐下來，慢慢吃，把之前的着急忙慌拋開去，細細品味飯菜的味道。



叢仁

### 《四方館》的檀健次

近期大家都在談論《四方館》，到底《四方館》是什麼？驟眼看以為是一所食店，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雍國的外交機構！雍國在哪裏？好像還沒聽過！雍國的《四方館》其實是檀健次（見圖）在最新劇集的工作單位，他飾演的元莫與阿衡、王昆吾、尉遲華等志士在劇中並肩破案，故事描述幾位主角一起成長。元莫是四方館的外聘人員，在城門口為入城的各地人士辦證，他跟試圖混進城的流民阿衡（周依然飾）結下不解之緣，陰差陽錯之下，阿衡成為元莫的小婢女，兩人展開吵鬧的同居生活。

檀健次在古裝劇《長相思》中樹立了一種高冷形象，迅即成為新一代男神，但這次卻拋開自己的男神形象，貢獻各種逗趣表情，他被擅長製毒的周依然下了癪粉控制威脅，癪到不停求饒，讓劇迷笑稱看了不禁跟着渾身癢了起來，檀健次曾公開表示，自己拍完這場戲之後筋疲力盡，才發現要裝癢真不容易。他更透露女主角周依然是個很耐熱的女孩，在拍攝現場曾因為收音問題，為防雜音無法開空調，但又必須穿著厚重的古裝拍戲，簡直



小蝶

### 「誤導」觀眾的湘漪姐

看看日曆，兩天後是湘漪姐的壽辰。我一個月前與湘漪姐喝了一頓茶。之前因為疫情，數年沒有與她見面，幸好上月終於得見。

我很喜歡與湘漪姐聊天，因為她是一位很健談的前輩。不認識她的觀眾可能會被她飾演的角色誤導，以為她是一臉嚴肅，不苟言笑的「太君類」女性。那只好怪她的演技出色，屢屢在舞台和電視上變成與自己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

大家對湘漪姐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角色應該是在電視劇《武則天》飾演的武則天、《強人》中的香老太太程雪怡、《楊門女將》和《楊家將》中的佘太君等吧？她們都是運籌帷幄，不怒而威的年輕女性。有些演員經常飾演同類角色是因為他們本身的性格和氣質與該類角色相近，導演們便順理成章地常選用他們重複扮演同類角色。可是，即

使湘漪姐多次飾演威嚴角色，她本人卻完全不是太君般唯我獨尊，而是平易近人的前輩。與湘漪姐聊天，完全沒有壓力。

還有，湘漪姐其實是善於扮演不同類型女性的多元化演員。她在1967年經濟哥（張清）引薦，加入香港業餘話劇社。她首齣參演的即是即場播映的電視劇《青衣魚》，在劇中飾演楚楚可憐的窮家老婦；在第二齣劇中，她飾演一名小仙女；在《夜光杯》中她飾演美婦鄭麗麗等。至於舞台劇，她在《陋巷》中飾演貧民區妓女白萍、《清宮怨》的皇后、《佳期近》的文家廚娘等，都是不同類型的女角。我翻看湘漪姐的多張劇照，造型千變萬化，可見她是一名百變演員。只因她把她那些最著名的角色演得異常出色，令觀眾誤會了她是威風八面的女當家。

令觀眾誤會了湘漪姐的還有她的年紀。無論是在舞台上或是電視上，她飾演的角色總是比她的真實年齡長很多。例如她演出首

齣電視劇《青衣魚》時還不足30歲，卻要飾演老婦，之後她在香港業餘話劇社的很多演出中都是飾演老角。她告訴我當時導演們都說：「只要有湘漪參加，便可以上演有老角的劇目了，因為不用擔心沒人肯演老角。」湘漪姐認為演員是應該什麼角色都飾演，所以從不挑戲。

我例為湘漪姐叫屈。她當年拍攝《強人》時，原來只是40歲，比飾演的長媳婦羅蘭姐還年輕3歲。3年後她參演《楊門女將》，飾演已經有曾孫的佘太君。這些角色都要她化老人妝，私底下的她其實仍是一名年輕漂亮的少婦。不過，湘漪姐從不覺得委屈。熱愛戲劇的她只要有戲可演，明明身體不適，也會因為帶病看社員排戲而不藥而癒。

可惜近年湘漪姐沒有遇上適合的劇本，我們便沒有機會再睹她的精湛演技了。我只好多些與她茶敘，近距離與她見面。在此預祝湘漪姐生日快樂！平安健康！